



1 4
1544
50



14
1544
50

升菴經說卷十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校定

格物致知 以下大學中庸

大學格物致知之傳亡今人不知格物爲何解朱子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此添字太多乃成其句若止云至物成何句法愚謂格者扞格之謂物者物欲也人生十五入大學正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之時必扞其外誘全其真純禮記云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格物之實也樂記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夫物之感人

44
1544
50

升菴經說卷十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校定

格物致知 以下大學中庸

大學格物致知之傳亡今人不知格物為何解朱子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此添字太多乃成其句若止云至物成何句法愚謂格者扞格之謂物者物欲也人生十五入大學正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之時必扞其外誘全其真純禮記云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格物之實也樂記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夫物之感人

無窮而人之應物無節則是物至而入化物也物至
而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故必格其物欲之
誘而吾心明德之知可致以此言之則易之所謂擊
蒙禦寇皆始入大學之事吾黨之士試以吾言平心
易氣思之○三國志邴原以清議格物和洽奏議云
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唐書
房元齡不以已長格物皆謂扞格之義意者古訓元
只如此○朱子補此章自云竊取程子之意按伊川
云事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見自己其言甚簡奧卽所
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也蓋人之爲物欲所迷以身

從之不知已爲何物若去其物欲則荀子所謂天聰
天明自然而生以此致知何知不致以此窮理何理
不窮若曰卽物窮理則入於支離差毫毛而失千里
矣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
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意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心廣體胖

胖說文半體肉也崑山魏子材曰此說於義無當蓋
字之訛也俗書偏傍舟肉俱作月胖从舟半讀若般

盤同言動容周旋中禮也按魏說最是賈誼新書容
經篇云旄如濯絲跽旋之容也跽與胖通般旋也與
朱子安舒之說相合又俗謂體肥曰胖心廣而體肥
卽子夏戰勝故肥之說也說文之義亦通

忿憤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憤又云某之質失之
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
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慎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
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
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

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
劑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
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
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
背矣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
皆朦朧其說不知爲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
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
之此卽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

何莫爲于前後將何述莫爲于後雖美弗彰論幹蠱
曰克蓋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
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
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
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
不幸柰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
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卽中庸之自責
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
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
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悖出悖入

並辭競譖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貨于
而自毆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

孟獻子孔子稱其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
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
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爲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鄭元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生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極也他經往往指為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極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

之意用致夫人七十而致仕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今人謂招致者亦取意也

罟獲陷穽

罟獲以罟為獲而掛之陷穽為穽如井以陷罟獲以扁竊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穽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也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下不肖者企而及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
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
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
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
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
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
其道書何嘗以實爲虛幻以有爲僞妄也其曰言外
意卽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
鑿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傍喻而切於日用是

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
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爲雲南副使
有才幹尚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爲其中傷去官
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
知憑虛者易高而撫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而特立
者蔑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
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
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

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焯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

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一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鞭辟近裡今不知爲何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樂爾妻帑

升春經言卷一
帑注子孫也古者謂子孫爲帑左傳荀伯送其帑又
鳥帑注南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
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皆以帑爲言
按今帑轉作倘音金幣所藏也有不呼倘藏而呼奴
藏者人爭以不識字笑之不知帑正古音也

鬼神爲德

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
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
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恪思格至也明是祭祀
鬼神也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旣以二氣言又

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
伸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爲言
也旣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
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
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
旨乎此章之旨一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
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
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
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

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
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豈言解書
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勃亦能奏功
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視聽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見不超色雖
見而似不見聽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
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汨沒于
聲色之中者謂之聾聵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
明

修其祖廟

鄭元註修謂掃蕪糞勿連切亦作拚曲禮為長者糞
之也連子堂上不糞除則郊草不瞻芸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蚶夏榆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蒸
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
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
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
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
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昭當作召今借

其如示諸掌乎

鄭元註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為力者與荀子示諸彙括義同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也

柔遠能邇

能注猶仰也孔穎達曰欲安遠方當先順仰其近徐仙民曰仰字字書未見按廣雅曰如音如庶切善也均也字不同而音義近其義亡難見也

此書本不與前卷同類其書之類與也
此另曰... 音... 音... 音...
此書... 音... 音... 音...
此書... 音... 音... 音...

升菴經說卷十一

成都 楊慎 著 綿州 李調元 定

周禮素問 以下周禮儀禮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
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
可行邱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
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
調和陰陽變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
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

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三農

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元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為不當而鄭元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元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元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

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元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甲莆胡

鼈人掌取互物注互有甲莆胡龜鼈之屬也莆藹切又

鼈人共廬羸蚘廬薄階切蚘蚘也今京師云廬脂溼南曰銀廬

腊人

一本作脯腊廬胖

腊人掌乾肉脯腊膾胖之事薄切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修腊乾肉若今涼州烏翅膾凶武切胖普半切肉大臠也

醫師

凡邦之有疾病者疖瘍者使醫分而治之疖方鄙切頭禿也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分之

二曰醫

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醫音倚或作醜和體醜為飲也鄭司農說內則漿水醜音俱相近文字不同記者各異耳

大酋

大酋酒官之長月令大酋監之說文酋釋酒也酋音筭南中夷人有酋長羣夷右酒必先酌之謂之把盞亦猶中國之祭酒也

饔

籩人職曰朝事之饔其實饔蕡鄭云熬麥也揚倧云麥之牙葉也至脆弱音與豐同按饔从豐與醴酒之豐義同荀子富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饔言薄弱也說文从豐恐非

膾鮑魚鱗

籩人臚鮑魚鱠注鮑者於糶室中糗乾之出江淮間糶皮逼切糶土為室也

鹽鹽

鹽苦也周禮鹽人

今按本文掌鹽之政令共百事之鹽祭祀

共其苦鹽苦

鹽謂不鍊治也說文鹽河東鹽池詩采薇註鹽不堅

固也鳥羽注不攻緻曰鹽蓋海鹽鍊治成鹽久而難

壞池鹽出水即成而易壞故有不堅固不攻緻之喻

溜水凍橐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桎杙再重鄭司農云故書杙作柜受溜水凍橐者也據此似今之灑塵噴壺又杜

子春謂為行馬即今之鹿角

六尚

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用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羣妃御見

鄭元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

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
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
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
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為寡欲一人
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
況古者人君圓邱方澤朝旦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
嘗為禮至齋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
女乎是齊高緝金海陵之不以不為而謂聖世有此制
乎鄭元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陰事陰令

嘗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
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
之名欽錄簿則其來古矣

履絢

黃縹青句今文作絢註絢謂拘著烏履鼻在屨頭用
繒一寸屈為之以受穿貫張正見履賦采絢繡縹寶
屨香綦宋詞有鸞絢鳳縹之句縹細絲也履縫中緣
按絢古云鞋鼻今之鞋結是其遺像縹則俗云鎖線
也

絳紉

封人共其福衡置其絃絃著牛鼻繩字从彡以彡為聲本一作紉杜子春云福衡如椶狀漢時有施于犬上者名椶音加今同闖筒

周禮三德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鄭元曰至德中和之德履疇持載兼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孔穎達曰周禮有至德敏德孝德老

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物無事養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以道又案道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

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
皇道帝德非朕所事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邽
注云闕止邽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至各九百
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幬持載
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
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
德無名號之君所行者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
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
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皆須仁義
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

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
德不失德之德卽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
經同爲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爾老子又云失德
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
故云洞五九禮闕邽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
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關在
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
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質劑

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于飛升天

雲中之俗女子與男低幃昵愛雉經雙斃二族厚纏綵繒葬之椎牛烹祭擇峻領架木高丈餘呼為女棚遷尸于上曰于飛升天也

英蕩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節之英蕩若畫函也

哨堡

稍人掌師田行役之事稍音哨今邊隅之哨堡字當从稍

化土法

草人掌化土之法凡糞種駢剛用牛以牛骨為糞赤
緹羊墳壤麋墳古作盆渴澤鹿鹹渴狽狽獾同勃壤
狐勃壤土之粉解者埴壚豕埴壚土之粘疏者諺云
晴則如刀雨則如膏是粘疏也彊藥用蕢輕費用犬
槩麓堅也嬰輕脆也嬰歸堯切

壘瘴

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鄭元曰地慝若障古賈公彥
云障卽瘴氣古卽古毒人所爲也國語宵靜女德以
伏蠱慝

王崩大肆以秬鬯泚

大肆大浴也泚米汁也秬鬯汁以浴尸也杜子春讀
泚爲泚釋文亡婢切

裸事用概

槩古愛反概是橫概之義黑漆爲尊以朱帶絡腹

廟用修

瓶人爲瓦簋廟用修注修讀爲卣卣中尊也禮象以
薦鬯則謂之同以薦酒則謂之修荀子修爵無算

司尊彝

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獻鄭讀爲儀謂威儀多也
杜讀爲莎醴齊縮酌縮杜讀爲數盞齊澆酌澆音退

又音雪拭勺而酌也凡酒修酌修讀為滌與今注不同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

鞀音允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為導引之引

典同

凡聲高聲硯硯杜子春讀為鏗正聲緩正者不高不下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遠聲羸微聲齧齧先鄭讀為齧鶉之齧後鄭讀為飛銛涅齧之齧齧聲小不成也按鬼谷子有飛銛揣摩之篇祭是非語飛而銛持

之涅齧使之不語回聲衍侈聲侏弁聲鬱薄聲震厚聲石十二聲皆鍾之病故使之齊量焉

觶夢

大卜二曰觶夢杜子春作奇偉之奇鄭元謂特角之特海篇注得也

衍祭擣祭

大祝二曰衍祭衍音延又曰羨之道中如易衍在中也之衍六曰擣祭擣杜子春讀為虞芮之芮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又而泉反而劣切而誰切蓋四音也

振動

大祝辨九擗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為董振動兩手相擊也今儀儀全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

斂禽禱牲

禱杜子春讀為既伯既禱之禱鄭元讀為伏誅之誅

苗傳同字

居幹之道苗栗不池沈重讀苗為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苗蚤不齟注苗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為苗聲如戴博立梟棊亦為苗苗蓋借字今文作割又作傳史記不敢割刀於公腹管子春有以

事耕夏有以傳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為傳管子又謂戰士曰傳戟之寶

古歲作𠄎

干寶周禮注中氣而謂之歲朔氣而謂之年故古歲字作𠄎从一而倒之周一遭也

然禛髮飾巾車

然果然也禛車覆輪髮故書作軟音次以黍飾車也亦讀為黍垓之黍

芟舍

大司馬中夏教芟舍芟讀如萊沛之沛王制沮澤注

沮謂萊沛有水草之地

中冬教大閱

古者軍將蓋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也慎按此後世教場之始

量人

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幅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挾拾

繕人掌詔王射掌用弓弩矢服矰弋挾拾鄭司農云

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或謂挾引弦彊也謂講并也劉云彊講字之異者

五兵

司兵掌五兵按司馬法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第矢

司弓矢第矢用諸弋射按結繳為射曰第矢第之為言刺也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

華離

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為瓜哨之

升菴經說

卷十一

七

瓜正之使不瓜邪離絕按瓜苦肅切瓜者兩頭寬中
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即俗書歪字又按當是乖字
與華字相譌耳

刳珥

士師凡刳珥則奉大牲刳音機珥讀作珥毛曰刳雞
曰珥

屋誅

秋官有屋誅之文鄭元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
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
之類耳鄭元脊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

大矣

擊互

野廬掌道路之舟車擊互敘而行之謂車有輶輶抵
閣舟有砥柱相觸

蜡氏條狼氏翼氏

蜡清預反經蜡氏掌除骹蓋骨肉腐廝蠅蚋所蜡也
條音滌不蠲之物狼籍道上則滌除之翼翅同掌攻
猛鳥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

升菴經說卷十一
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赤友

赤友氏注猶言扞拔也主除蟲豸自理者按拔除去也自理迯匿墻屋中

夜覺

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卧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

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旣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考工記

鄭元考工記酋矛注云酋夷皆發語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酋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也酋夷卽夷酋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卽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

胡僧明矣。○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曾夷長短，名曾近夷長矣。

欲其疇之廉也。

疇，幔轂之車也。疇音疇，又音濤。一音特株反，或一音蹈。

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瓜不相侷，乃後輪數盡不匡刺也。○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語立物于地為菑，字正作剗，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齟，五構反。一音隅。

緡其牛後

先鄭云：關東謂紂為緡，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為鞅，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為紂。

良駟環澗

澗音澗，酒之澗環謂漆沂鄂如環。○沂鄂如環，古琴梅花斷紋也。

衣之欲其無斷也。

衣言甲也，齒不齊曰斷，戶界反。

鞞人為臯陶

鞞書或為鞞，臯鞞

鼓木也。今日鼓腔。○鞞况萬

反與檀同音衆音運

幌氏凍絲

幌音茫凍音練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倭奴禾反

蛟龍畏欄一作以欄

幌氏以欄為灰欄即今川棟子也一名金鈴子一名石茱萸獬豸食之蛟龍畏之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海篇珽玉名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終葵椎也杼綯也○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照

鍾馗即終葵

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為名其後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為無稽接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人矣嗚呼

不觀考工記不知鍾虺之說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虺二十枚未知鍾虺得號之由也慎又按硯以鍾虺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櫛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櫛人雕人注櫛莊密反釋文引左傳使婢子執巾櫛證櫛櫛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也詩其比如櫛史大禹櫛風沐雨則櫛之來古矣但

梳以木爲之櫛字又从竹複矣當从考工記作櫛是

旒人

旒人爲簋注陶人爲瓦模圓轉以成坯瓦器之模物物相似若相倣然因名旒方往切音倣易云範圍天地之化喻造化之循環無端若瓦模也董仲舒云若泥之在鈞鈞卽旒也杜詩一氣轉鴻鈞謂造化也其曰鴻鈞者造化乃洪大之鈞非泥鈞也猶老子云元牝乃元妙之牝非牝牡之牝也○一本旒倣作器物物相倣如一也

凡陶甌之事髻墜薛破裂不入市

髻音別器之欹邪如人別足也墜頓傷也置之于地而狠則傷也薛音孽暴墳起不堅緻也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

彈如彈丸之彈蝟如井中蝟蟲之蝟

穀兵

可以穀打人故曰穀兵古字只作穀有攴則可穀矣今攴加手作擊

積竹

凡爲攴周禮注攴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必贊

也毛詩竹秘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卽今之攢竹法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

昵故書或爲職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黏也○今按說文黏作黏从日不從刃職又作臚呂忱云膏攷也若今日頭髮有脂膏則謂之臚臚亦黏

引之中參維角堂之

堂直庚反讀如穿距之穿車穿之穿○釋云穿距取

其正也車穿之穿車騎之木亦取正也秦人長城謳
蔡琰悲憤詩皆用穿字今俗作撐从兩手非也

升菴經說卷十一
成都楊慎撰 綿州李調元校定
青絢總純
絢其于反絢之為言拘也以為行戒鼻在屨頭總縫
中絢也純緣也○絢音旬純音衮今云衮邊
兩甌有禁
禁酒架也名之為禁因為酒戒也
昏禮曲顧
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
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

升菴經說卷十一
成都楊慎撰 綿州李調元校定
青絢總純
絢其于反絢之為言拘也以為行戒鼻在屨頭總縫
中絢也純緣也○絢音旬純音衮今云衮邊
兩甌有禁
禁酒架也名之為禁因為酒戒也
昏禮曲顧
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
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

升者維讀卷十二
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顛者禮也不然則是繳囊
裝之盛橐貯媵御之治容矣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物射之旌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廢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網揚觸楣復公則釋獲

衆則不與

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網其邪制射舌之角為維
或曰維當為繡揚觸謂矢揚而中侯也楣復謂不著
而還復中也

須臾

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
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
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
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
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
本原

貽在聘于貽

于讀作為言當視賓之禮而為之財也

乃燹尸俎

燹音尋一作燹温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婁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上未氤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女匱

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匱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

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
文或謂女匿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卽古舜字

正月以下夏小正

春正月戴德傳作正月金履祥加春字不知何義今
兩存之

起蟄

慎按月令二月蟄蟲咸動戶疏云蟄蟲蛰者二月始
出故云咸動則正月已動矣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
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於南風收必於南風
故大之也慎按春秋內傳冰以風壯而以風出不聞
曰南風以南訓俊惟戴氏爲然月令東風解冰復與
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南風時
有之非恒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
有南風以爲大熟其相傳也久也

初服于公田

慎按孟子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今云云戴氏解言先服于公田而後服其

私田也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戴氏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楊慎曰按此言春節也晉董巴曰顯帝歷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月正月初昏云云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

柳梯

戴氏曰矢也金履祥曰始綻如梯也慎按易枯楊生梯江根也榮於下者也

梅杏棗桃則華

時訓曰桃不華是爲陽否慎按逸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月令始雨水桃始華

二月往繹黍

金氏曰繹復種也慎按尚書考靈運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黍與此不同蓋緯候之書出於漢代與古或不合也今南北地宜亦有早晚不同

戴氏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金氏曰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慎按月令中春之月會男女周官中春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與此同蓋陰陽交合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取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荀卿霜降遂女冰泮殺止進乖小正退違周禮豈當時不能守法或以男女及時盛年不得限以日月歟觀春秋書逆女四時無譏文可見矣

丁亥萬用入學

戴氏曰萬干戚舞也學大學謂今時吉日大舍采也金氏曰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有丁亥豈或以干取丁以支亥取亥歟慎按詩疏云萬爲舞名者武人以萬人定天下故象之今小正已有萬舞之說則不起于周也可見況虎賁三千人已有經典可據則詩疏謬矣

有鳴倉庚

註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金氏曰黃鸝也按釋鳥與註同部璞云卽犁黃也李邵曰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博黍今之布穀也布博聲相近謂之

博黍以聲呼之此鳥當名博穀

蝻則鳴

戴氏曰蝻則鳴天蝻也按說文蝻一曰穀穀音斛

古今注蝻蝻一名天蝻一名穀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

鳴札四月

戴氏曰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慎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

取茶莠幽

戴氏曰以為君荐金氏曰茶苦也爾雅疏曰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即今苦曹也莠當作秀即吕令

苦菜秀慎按戴氏本取茶莠幽為句而傳不解幽字之義金本以取茶莠為句而幽作一句不知何見何據注却云戴傳連莠幽為句又云必有闕文卒無定說不如從戴本且闕疑也又按王本關本無幽字

乃衣瓜五月

戴注始食瓜金氏曰舊注作乃衣試新衣也慎按戴本關本王本俱作乃瓜無衣字觀戴傳亦止解作食瓜義不知金氏何據添衣字且五月新衣不合時宜而衣瓜亦不成文

啓灌藍蓼

戴氏啓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取以爲闕蓼取爲麩慎按月令仲夏令民勿刈藍始可別今時亦七月始刈之則啓別之說爲是

鳩爲鷹唐蝟鳴

慎按爾雅當作蟪蝟區也一名蝟切字林切作嘹良蝟蟬聲清長者唐蝟則今嘹也王本爾本蝟幽字

煮梅

戴氏曰爲豆實也慎按古者飲食之用梅猶今之必用醋也

鷹始摯 六月

戴氏曰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括也金氏始攬搏也月令鷹乃學習於時二陰旣起物感陰氣乃有殺心按鄭志焦氏問曰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

狸子肇肆 七月

戴氏曰肆遂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慎按字林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丹鳥羞白鳥 八月

戴氏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孔氏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丹鳥以白鳥爲珍羞皇氏以丹良爲螢火爾雅部氏釋皆不云駱賓王亦以丹鳥爲螢火慎按左傳丹鳥氏司閉者也註以爲鷺雉疑卽是歟羞白鳥不敢強解

遶鴻雁 九月遶音遞

戴氏曰遶往也月令鴻雁來慎按舊說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於

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遶謹記之重之也周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

陟元鳥蟄

戴氏曰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金氏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陟其去也書蟄貴之也慎按左傳剡子曰少昊元鳥氏司分以春分至而秋分歸也方氏曰元鳥至于中歸于中劉氏雜錄云世言燕秋社乃去渡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關河坼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郄鑒爲袁州鎮鄢山百姓饑餓握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耳月

令仲秋元鳥歸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
蓋他物之蟄近在本處元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
於幽辟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也據此則渡海之說
妄矣

雉入於淮為蜃

十月

金氏曰蜃大蛤月令雉入大水為蜃注大水淮也蜃
蛟屬晉語亦曰雉入于淮為蜃此時蓋化飛物為潛
物也不言化而言為者雉化為蜃蜃不復為雉也慎
按他書言蜃形似蚰而大腰以下鱗盡遂有耳有角
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霞高

鳥倦飛就之以息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
則見海傍人常見之得其脂為燭香聞百步烟出其
上皆成樓閣之狀如是說又與大蛤之說異埤雅曰
雉與蚰交生蜃

納卵祿

十二月納卵祿卵音殼戴氏曰祿本如卵者也納者
之君也按南方有沙祿其形近男牡即卵祿也今按
古今注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祿十許子共為一株
擗幕裹之名為胡祿尤辛於小祿俗亦謂之大祿寧
波有淡菜其形不與一名殼菜亦以形近牝名香巖

音曰卵依殼而生故曰殼

古今由俗入勝之心誠時因循亦非若夫志之於道也
十二代解與而與言幾幾凡曰亦本收眼皆也解
之器也殊南大言必稱其功也與地也與海也今其

七世如對書之林或吳隋文與大帥之始吳世無日
西貝前對人常與之得其識欲識香聞百世無出社
自非海也之十二

升菴經說卷十三

成都 楊 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無友不如己者 以下論語

或問必擇勝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
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槩以
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為則不可不
力也若有人焉志浮於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已固
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
也中畫雖或勝已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為仁
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



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埴而進者吾與之如邱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埴勝邱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徵字音說

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定保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坳謂之玷

爾雅曰坳謂之玷注坳堂隅玷端疏玷者堂角也一名坳又曰玷名見於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玷出尊崇玷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會有反玷此三者在一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於東堂下順齊于玷土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南玷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玷在堂角然則堂之東北角爲東玷西南角爲西玷故郭云在堂隅玷端也說文玷屏也坳垣也引詩乘彼坳垣諸經音義玷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玷者以立爲之記曰反玷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

反玷此反爵之玷也記曰崇玷康圭此奠玉之玷也
記又曰士於玷一此度食之玷也士冠禮爵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玷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
東玷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玷南既夕禮
設楸于東堂下南頌齊于玷此堂隅之玷也蓋兩君
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玷出於尊南故
曰出尊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
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玷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
有玷管仲之反玷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為之崇玷
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玷在房堂隅之玷玷在

北陳爾雅曰坳謂之玷郭璞曰玷端也此堂之隅之
玷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筐則反爵于奠玷特
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賓出公側受翠玉而不康之于玷蓋亦兩君相見之
禮也鄭康成解康為亢非也按陳氏說玷義為詳惟
失引汲冢書回阿反玷此外向之玷也

釋如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終於釋如也說文釋引繒也
卽抽絲也如引繒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易曰君子
以經綸經引之卽今織之牽絲也綸理之卽今織之

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宗杲問南軒如何是一貫南軒曰未與爾說一貫且
道如何是忠恕宗杲歎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
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而協以
謀我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吾喪我
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
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
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
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
多矣是亦公孫宏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
乃大不忠之節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
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
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
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

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曰季文子三思而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牀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奔而殿

殿音震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倅車屬焉按大震左傳注作大晨晨亦音震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

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用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

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必在汶上

汶書作嶠注在齊南魯北境上晉書成帝紀濟嶠太

守劉闔降于石勒○岷山導江岷亦作嶠今以岷山為北嶠汶上為南嶠也餘詳水類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元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亨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羨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

古者仕于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游於藝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

五音總論卷十三
中文數中算皆游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文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

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文莫解

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騃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弩力者謂之侔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硜硜

古禮容磬折以為恭微磬以為中故坐以微磬之容
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
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恭也曰磬磬然小
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禮則勞

磬古磬字

六尺之孤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
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
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成於樂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埴箎寄伯仲之
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
故曰成於樂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尚書云立事立
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
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問事鬼神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
故人焉慶哉明乎幽之故神焉慶哉故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
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
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至人哉

諺嘖嘖 此條見古今諺

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嘖見文選註又作嘖劉勰曰
諺嘖嘖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無華喪
言不文故弔亦稱嘖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
指揮而哂是諺與嘖同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櫝為臚又云凡臚之類不
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臚毛詩予髮
曲局注臚也則殖與臚通用貨殖謂蓋藏積而不用
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為殖蓋借用
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
為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邕墓誌家無臚財或作脂
財皆用此義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曾葢

葢古文點字曾葢孔子弟子也葢小黑也故字皙奚

子者經言卷十三
容藏亦字子皙公西點亦作蔽

四子侍坐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皙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柝事又邇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

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爲泂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會皙是時手方

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間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遂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至於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

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

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闢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哲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

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口翰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於顏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

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
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名亦欲往
豈以不仕爲高者耶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
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
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
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
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經經然小人哉

何晏注曰經經猶碌碌也晉范宏之傳雖有經經之
稱而非大雅之致一作經經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
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
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爲司空稷爲田
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
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

而焚之是益借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借行之證也而尙書之暨益稷尤為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禹曰千乘四建謂山氏木曾益稷也

齊桓晉文

趙鵬飛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

狗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桓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邱之盟踐土于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九以幸天下之有桓文而不遂為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繆楚莊闔閭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鬪其私尤

無足稱據者春秋蓋夷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
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
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
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
則鵬鸞無別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
詞而已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
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
之褒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
鬪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
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

假代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伏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
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
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
槩以五霸爲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
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予秦
楚乎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
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
及二霸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霸之說也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

莫大于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陽曰此孔子爲哀姜發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名

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邱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二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

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
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
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帥執衛侯則三綱五
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
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
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霸伯同

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
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

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與而爲

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

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

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

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

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

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

註疏未發故特爲著之

陳桓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

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名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

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高宗梁闇

尚書大傳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隱或為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闇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為何語哉今之尚書其為梁闇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欲強通之難矣哉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矣

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張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

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
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
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
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
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
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
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

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殷輅

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觀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
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
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淫聲

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日淫水雨過於節
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考工記善坊者水淫
左傳星在歲紀而淫於元枵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
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

于者系言 卷一三
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
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
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
之類耳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
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易傳春
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
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
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

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
綺語為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
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
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
孟何遠猶悟真篇比於叅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
也

友便佞

便說文引作諛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

用我吾爲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

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束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

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萇宏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

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

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鄉愿

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以鄉愿竊天位王莽也

子欲無言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子欲無言之意卽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意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

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子欲無言之言卽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喙之聞臆之知測之少照之多爲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爲旣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猶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詳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

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靳於再問也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櫟色元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上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

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一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今按唐李涪刊誤言四時皆改其火

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

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

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

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衍而明韓非所載簡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耨而不輟

耨而不輟賈勰曰古曰耨今日勞勞郎到切說文耨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今之壓田也○四民月令曰勞雪令地保澤

亞飯干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

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

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論博古者

賈人季隨南宮凡出以爲王却人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

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

聞也區別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交音多見其不知量也

多一本作祇本作斂省作多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

多

集註外四種

集註之外有論語纂訓先生外兄邱子野所纂凡十

四家先生作序○論語要義文公著○論語口義刪

錄要義以成之本之注疏參之釋文會之諸儒聞之

師友得之心思○語孟集義亦文公著今皆不傳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珉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者欲其兆禮

作有開朱子曰耆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

耆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爲正也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二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劉杳傳張仲師長一尺二寸

按今

升菴經說卷十三

升菴經說卷十四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梁惠王遺事 以下孟子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註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

于春經言卷十四
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
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
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
魏則所謂天下莫强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
喪地于秦七百里卽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于秦史記及司馬公
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闕繫亦大且可合孟子
之書宜書之

大春豐字音十四

孟子將以釁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釁
之以豨豚周官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農皆音微

穀穀

孟子吾不忍其穀穀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穀
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
穀字義兼聲角字聲兼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
穀鼎食也俗作餼牛之恐懼字當作穀餼穀從豕尾
懼之貌餼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穀痠痠寒戰疾
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一夫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轉附朝儻

轉附朝儻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儻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於高唐

而齊右善歌豈卽此地與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注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竝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余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

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置郵傳命

置郵傳命古注置驛也郵駟也或問子驛與駟置與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

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晉以上駟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

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于文義爲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驛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

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旣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

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卽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行潦

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滂謂水滂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也

市廛而不征

鄭元曰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古者市廛無征文王治岐猶然周官立市廛之政已非文王之舊矣孟子蓋不足於周制而欲師文王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者不久滯

于塵也故曰法而不塵慎按此說簡明大勝今注

七十而耨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耨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耨以治稼穡鄭司農曰耨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耨音助又周禮以興鋤利甿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又齊民要術引諺云濕耕澤鋤不如歸去

願受一塵而爲氓

鄭司農周禮注曰塵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塵卽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塵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塵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甿之癡癡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

楚之滕願受一塵而為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楚學奇衰

有為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傅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奇衰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且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夫負妻戴之理哉

濕水

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或省作濕後誤以為乾溼之溼而濕又轉為濕字淪濟濕而注之海亦後人妄改也

勞之來之

勞來皆去聲來勅同荅其勤曰勞撫其至曰來作平聲非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
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
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
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也
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

儒注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
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
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
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牧民周
公時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在以
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
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
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
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于窮且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用人止于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皐陶之子皐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郟郕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于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

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于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

問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進賢亦何不得已之有益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輿裘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

苗裔嬋媿雖貪如狼很如羊蠢如豕虺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虺皆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南之并韶北之侯景亦擯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逢蒙學射於羿

逢蒙荀子史記皆作逢門

故原原而來

原說文引作諫

饒雙峰解孟子

宋饒雙峰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為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為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

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于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證饒氏之妄

塗廩

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坑焚而不死列女傳又言一女教之是以舜為左慈劉根而二女為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

胡應麟曰李全宋大盜其妻楊妙真者楊安兒妹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為宋患十數載後全死新塘楊集羣下謂曰三十年梨花鎗天下亡敵手今已矣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
受終于文祖受命於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尚
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
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遜避則如
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
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
私丹朱商均為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
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
乎至謂益避禹之子亦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

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
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
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庸字解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
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廡也杼亦廡也

論孟子

溫公疑孟謂性無有不善為失引朱均為證余引之
尊孟辨云犧生犁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

論性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
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也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
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
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
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
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放心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坵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爲
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或問心旣放矣何以求
之余曰荀子云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
日益明也睥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佛書有云蹶
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地求起萬無此理然則
求放心者豈外於此心乎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孟
子小體大體之論

葵邱之會

孟子載齊桓公葵邱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于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余不屑之教誨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爲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能慮何慮

孟子曰所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言赤子之天然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言聖人之自然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荀子曰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史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言貴慮也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乎自學者言必有能慮之得而後可以語何慮之境不然是槁木死灰而已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陳晦伯曰韓詩外傳孔子登泰山見易姓而王可得而數

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為愈也予又思為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為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鴛之虎可媚也况亦

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一有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勸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詖放矣

治任

門人治任將歸任擔也不負戴於道路注曰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我任我輦淮南子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擔或作壬

變置社稷

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
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
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
爲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
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故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
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自齊有盜改置社

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力
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鬱陶

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也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
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
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
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
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
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
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
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
勦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泰伯非孟子撰二絕句投之李遂
器家釀與飲酒盡迄不復來矣

胡應麟曰宋小
說載一士人聞

鄭元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元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
肅駿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
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
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
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元之謬而宗
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
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
爲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
通用之字也朱子荅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

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霽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耳嗚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爾雅 以下爾雅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闕七字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

可以訓近適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

闕三字

義從尔為聲麗

闕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猶

闕二字

之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云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葍一名月爾即今紫葍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義于鳥鳥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不可解為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

而云近正乎
爾雅周公所作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
文所補

劉暉暉將業席大也

郭璞云劉義未聞○慎按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劉
郭璞偶遺之亦可見博聞之不易也

漣竄

方言曰漣竄空貌亦邱虛之空無慎按滇中有魚曰
漣竄此魚中亦多空

棲遲憇休苦屺隸咽息也

棲遲猶息也若勞者宜止息憇見詩屺隸咽皆氣息
貌今東齊呼息為咽也

坎律銓也

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故曰坎律
銓也

糠謂之蠱

注米皮也○左傳云穀之飛亦為蠱

儂

吧也鳴吧短氣貌詩儂而不見

蠲

明也注清明貌党懷英詩紅妝秋水照明蠲又題吳江圖云修蛾新妝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

猷

圖也周禮曰以猷鬼神祗謂圖畫也

侈

侈音恃一作媸江東人呼母曰媸法帖有媸子作案之語

拈

拈振同楚詞新浴者必拈衣

升菴經說卷十四畢

明也注清明貌覺懷英詩紅妝秋水照明燭又題吳江圖云修蛾新妝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燭

猷

圖也周禮曰以猷鬼神祇謂圖畫也

侈

侈音恃一作媸江東人呼母曰媸法帖有媸子作案之語

拒

拒振同楚詞新浴者必拒衣

升菴經說卷十四畢

